

序

我们都是『草木之人』

刘
夙

在世界各个族群的传统文化中，植物文化都占据重要地位，而且总是富有感性、诗意和“天人合一”的隐喻性。除了因为植物对人类生活具有重要实用意义之外，也许还和植物之“静”有很大关系——因为植物不会动，所以易于接近、易于观察、易于移栽——加上植物本身种类繁多，久而久之，便足以让接触它们的族群萃取出丰富的文化意象，世代积累起来。可以说，植物和我们息息相关，我们都是“草木之人”。

传统文化是构建族群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手段。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始终深深影响着大众文化，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美，更是因为它让我们有了归属于一个群体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传统植物文化既然是传统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受到大众欢迎也便理所当然。曾经有人说，比起动物类的科普书来，植物类的普及性读物似乎总是很“飘”，不满足于对科学事实的介绍，总想感慨一番，拨到精神世界

的高度。其实这正是植物文化的特色，是大众的偏好，是市场的需求。

然而，传统植物文化是一种跨知识领域的文化，需要植物学和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由于现代社会的分科教育，植物学专家往往不谙传统文化，而精于传统文化的人对植物学又不甚了然，因此坊间介绍中国传统植物文化的书籍虽多，大部分却总让人有“偏科”之感。植物学出身的作者介绍的传统文化不是囿于常经俗典，就是把禁不住推敲的传闻逸事和凡诗劣章当成精品郑重端出；而有传统文化功底的作者对于植物学知识也常常缺乏分辨能力，以致谬误层见叠出。

当然，这种状况不应苛责。正是这些开拓者的努力，让后来者更上层楼。《花月令》就是这样一部后来居上的传统植物文化随笔集。

这本书独出心裁地选择了清人程羽文的《花月令》作为纲目，循着这篇饶有趣味的植物文化小品，按季节介绍了许多中华传统名花，在篇章布局上就给人新鲜之感。上起《诗经》、下至清人诗作的诸多古典文学篇目和典故无不信手拈来，自然清新而不造作，抒情也恰到好处，正是作者在小说写作和古典文学方面造诣的体现。不仅如此，作者对植物分类学很熟悉，在对古籍植物名称进行考证的基础上，介绍了很多在同类著作中常被搞错的知识，所配图片更是兼具艺术性和准确性。

《花月令》是一部科学与人文兼长，又能体现作者专长的优秀作品。它为今后的同类书籍的写作提供了榜样，也树立了更高的标准。

更难能可贵的是，蓝紫青灰用她深刻的洞察力为传统植物文化的普及写作开拓了新的题目和空间。在写芍药的时候，她提到了中国古代也有花语体系，芍药意味着离别，当归意味着招邀，萱草表示忘忧，合欢寄意鬻忿。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花语搜集在一起，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中国花语体系呢？我想一定会有人对这个工作感兴趣的。



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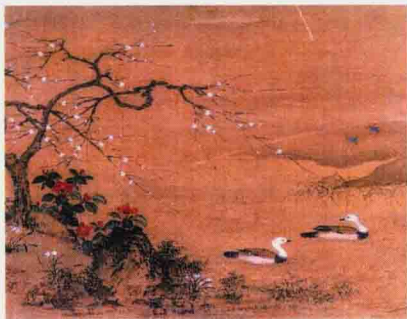
二十四番花信风

“花信风”一词，最早出自《吕氏春秋》：“春之得风，风不信，则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风者，风应花期，其来有信也。”

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沿用此说，又扩展成二十四番，占满了整个春季：“始梅花，终楝花，凡二十四番花信风。”

二十四番花信风作为春季赏花指南，一直被历朝历代的文人所尊崇。陆游《游前山》诗云：“屐声惊雉起，风信报梅开。”明叶秉敬撰《书肆说铃》中记载：“花信风自小寒起至谷雨，合八气，得四个月，二十四候，每候以一花之风信应之。”

北宋词人蒋捷曾作《一剪梅·舟过吴江》，里面有一句“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用花木的色变来暗示流光容易逝、青春容易老的无奈，向



是名句。他还曾写过一首与花信风有关的词：

春晴也好。春阴也好。著些儿、春雨越好。春雨如丝，绣出花枝红袅。怎禁他、
孟婆合皂。梅花风小。杏花风小。海棠风、暮地寒峭。岁岁春光，被二十四风吹老。
楝花风、尔且慢到。

——《解佩令》

这首词很浅显，唯一有些生僻的典故是上片末一句：“孟婆合皂。”宋徽宗有断章残词《月上海棠》留存世间，末句为：“孟婆，孟婆，且与我做些方便，吹个船儿倒转。”按句中意思，孟婆乃是风神。

在元杂剧家杨景贤的《西游记》里，铁扇公主还不是罗刹女，第五本第十九折“铁扇凶威”中，铁扇公主自报家门：“妾身铁扇公主是也。乃风部下祖师，



但是风神皆属我掌管。……孟婆是我教成，风神是我正果。”孟婆，正是风神。

明杨慎《词品》卷五有“孟婆”条：“北齐李骠骑聘陈，问陆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经》：帝之二女游于江中，出入必以风雨相随。以帝女，故曰孟婆。犹《郊祀志》以地神为泰畤。’此言虽鄙俚，亦有自来矣。”

按他的解释，孟婆其实是一位青春少女，而不是按字面意思，是个年老的婆婆。这多少有些让人吃惊。

“孟婆”是少女模样的风神，那“合皂”又是什么意思呢？

江西省樟树市东南有山名合皂山，是道教灵宝派的祖山，为道教名山，被称为第三十六福地。灵宝派祖师葛玄在游历诸名山之后，最后于合皂山东峰卧云庵筑坛立灶、烧炼金丹。道成，于此升天。

南宋杨万里有《南望合皂山》之诗，诗曰：

惭愧多情合皂山，去年迎我上西船。

今来送我还东去，四日相随到进贤。

皂，指的是颜色。青红皂白，皂色，是墨黑色。山以“合皂”为名，正是因其树木苍郁，如同墨染。而“孟婆合皂”，说的就是几阵风过，树木又转葱郁了几分，绿意又浓了一层，颇似“春风又绿江南岸”之诗境。

蒋捷的这首《解佩令》，从春天的阴晴写起，阴也好，晴也好，下雨都好。春雨如闺中女儿的丝线，绣出花枝红袅，一派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景象。只是这般画意，都敌不过风神孟婆，转眼就绿肥红瘦、春山如黛。

春天的风是怎样的呢？梅花风是微微的，杏花风也是弱弱的。看着看着，天气一点点回暖了，春光明媚了，海棠花开了。谁知一阵倒春寒，海棠风吹时，倒似比梅花开时杏花红时还要冷些了。每一年的春天，都在二十四番花信风中倏忽地过去了。无计留春，只盼着春天最后的楝花风慢些儿吹到。

从早春的梅花风，到初春的杏花风，再到仲春的海棠风、晚春的楝花风，廿四般风都到。怎奈他，风又飘飘，雨又萧萧，一片春愁待酒浇。

附：

二十四番花信风

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

大寒：一候瑞香，二候兰花，三候山矾。

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樱桃，三候望春。

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

惊蛰：一候桃花，二候棠梨，三候蔷薇。

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兰。

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麦花，三候柳花。

谷雨：一候牡丹，二候茶蘼，三候楝花。

除《二十四番花信风》外，清人程羽文还有《花月令》刊世：

花月令

正月兰蕙芳，瑞香烈，樱桃始葩，径草绿，迎春初放，百花萌动。

二月桃始夭，玉兰解，紫荆繁，杏花饰牖，梨花溶，李花白。

三月蔷薇蔓，木笔书空，楝萼骈骈，杨人大水为萍，海棠睡，绣球落。

四月牡丹王，芍药繁于阶，丽春花，木香上升，杜鹃归，荼蘼香梦。

五月榴花照眼，萱北乡，夜合始交，薤卜有香，锦葵开，山丹毓。

六月桐花馥，菡萏为莲，茉莉来宾，凌霄结，凤仙降于庭，鸡冠环户。

七月葵倾日，玉簪搔头，紫薇浸月，木槿朝荣，蓼花红，菱花乃实。

八月槐花黄，桂香飘，断肠始娇，白蘋开，金钱夜落，丁香紫。

九月菊有英，芙蓉冷，汉宫秋老，菱荷化为衣，橙橘登，山药乳。

十月木叶脱，芳草化为薪，苔枯萎，芦始获，朝菌歇，花藏不见。

十一月蕉花红，枇杷蕊，松柏秀，蜂蝶蛰，剪彩时行，花信风至。

十二月蜡梅坼，茗花发，水仙负冰，梅青绽，山茶灼，雪花大出。

目录

序：我们都是『草木之人』

引子：二十四番花信风

正月

- 兰蕙芳 011
瑞香烈 015
樱桃始葩 020

三月

- 蔷薇蔓 043
棘萼梓梓 046
杨入大水为萍 049
海棠睡 052
绣球落 055

五月

- 榴花照眼 083
菖北乡 087
夜合始交 091
藩卜有香 093
锦葵开 096
山丹赭 099

二月

- 桃始华 025
玉兰解 028
杏花饰牖 033
梨花溶 036
李花白 039

四月

- 牡丹王 059
芍药繁于阶 063
丽春花 066
木香上升 070
杜鹃归 074
荼靡香梦 078

六月

- 桐花馥 103
菡萏为莲 106
茉莉来宾 110
凌霄结 113
凤仙降于庭 116
鸡冠环户 119

七月

- 葵倾日 123
- 玉簪搔头 126
- 紫薇浸月 130
- 葵花红 134
- 菱花乃实 138

九月

- 菊有英 163
- 芙蓉冷 167
- 汉宫秋老 170
- 橙橘登 173

十一月

- 菊花红 189
- 枇杷蕊 192
- 松柏秀 194

八月

- 槐花黄 143
- 桂香飘 146
- 断肠始娇 149
- 白菊开 152
- 金钱始落 156
- 丁香紫 159

十月

- 木叶脱 177
- 苍梧萎 181
- 芦始荻 184

十二月

- 蜡梅开 199
- 茗花发 203
- 水仙负冰 206
- 梅青绽 209
- 山茶灼 215



孟春之月 正月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

——《礼记·月令》

集解：

东风解冻，冰泮释也。（高诱）

正月中气之时，蛰虫得阳气，初始振动，至二月，乃大动而出。对二月，故云「始振」。（孔颖达）

鱼当盛寒之时，伏于水下，以逐温暖。

正月阳气既上，鱼游于水上，近于冰，

故曰「鱼上冰」也。（孔颖达）

雁自南方来，将北反其居。（郑玄）



兰蕙芳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这是初唐诗人陈子昂的一首古风《感遇》。先写兰草生于春夏——那就是春兰了；次写春兰的生长环境：幽静、孤寂；再写长日过后，秋风已起；最后，一年将尽，芳意无成，嗟乎长叹。诗名《感遇》，以兰草自比，因遇而感，寂寞难托。

这几乎是兰草在世人面前的初次亮相了。从这以后，直至今日，兰的形象始终没有变过，总是春兰青青，幽兰空谷；才高品洁，芳心自持；不奴颜媚骨，不趋炎附势；君子比玉，君子如兰。

但在唐以前，上溯至先秦，兰首先是水边的草、泽边的花，高洁时

是屈原的香草，卑贱时是大道边的薪：

兰草自然香，生于大道旁。

要镰八九月，俱在束薪中。

——《古乐府》

隋朝虞世基在《秋日赠王中舍诗》中说“兰枯芳草歇”，细味其意，是秋天的兰草已经枯萎，兰草本身浓烈的芳香也随之散失。对此，稍微敏感一点的人不免会产生疑问：我们现在熟悉的兰花，就算种上几年都不开花，也不会枯呢。陈子昂说岁华摇落后芳意无成，并不意味着兰草枯死。

实际上，这是因为，从隋到唐，兰的所指起了变化。在此之前，兰是泽兰；在此之后，兰是兰花。泽兰是菊科植物，兰花则属兰科。栽培兰草作为欣赏的草木，正是从唐朝开始的，至南宋已经蔚然成风。最早的写兰著作是南宋赵时庚的《金漳兰谱》，成书于1233年。此前，孔子说的“王者之香”和屈原的“滋兰之九畹”，指的都是菊科的泽兰。

即使古人会因为地域的广阔产生歧义，因文献的摘抄导致错误，但对同一名称的不



兰石图 马守真 明代

马守真为《秦淮八艳》之一，以诗画名噪一时。尤善画兰，自号“湘兰”。其笔下之兰具飘逸之气与野趣。《历代画史汇传》中评价她的画技是“兰仿子固，竹法仲姬，俱能表其韵”。

清风摇翠环，凉露滴苍玉。
美人胡不纫？幽香蔼空谷。
——唐·唐彦谦《咏兰》



寒兰

同事物还是分类准确、指示明确。陈子昂在这首诗中提到的兰，从形貌到风姿，从意境到品格，都不是孔子和屈原提到的兰。如果是，兰已经被两位先贤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就不用陈子昂来感遇了。那时候的兰，还是空寂山林里的隐逸，不是后世推崇备至的君子。

但不管是先秦的泽兰，还是如今的兰花，“兰”的内涵始终没有变过，都是以高洁的面目示人。因此，当孔子周游列国，诸侯不能用，见隐谷之中香兰独茂，喟然叹息说“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夫为伦”时，与陈之昂感遇的心境是一样的，也与后世对兰花的寄托是一致的。到了南宋，北土尽蒙胡尘，而郑思肖画兰，尽为无根兰、无土兰，人问其意，他言道：“土为蕃人夺，忍著耶？”足下之地，无一寸属我，画中之兰，又岂能附泥而活？不著一言，满怀悲愤，尽见纸上。其卓然不群之姿，和隐谷泽兰无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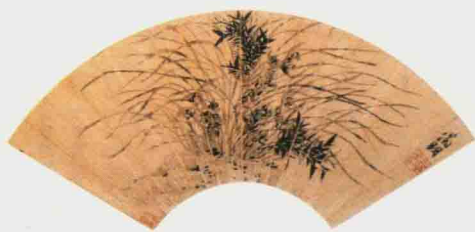
兰于国人，便是这样的精神寄托。一代一代，由圣哲、文人、志士书写，流传开来，融于整个民族的魂魄。养兰之人，并不为花，有兰便可。无花之时清养静心，有花开时便是锦上添花。有花无花，皆是大佳。

面对一丛兰草，不论有花没花，总会让人俗虑尽消、心生静意。兰草的美，是从叶到花，从色到香，无处不美。别的花，哪怕高洁如梅，清雅如菊，不开花的时候，也不会令人镇日相对而不生倦意。少有人会放一盆梅桩或菊叶在桌上，但兰草，一直是文人的案头清供。

我们所说的兰，指的是国兰——中国南方产的几种地生兰。兰科的植物，分地生、附生、腐生等几种。蝴蝶兰、万代兰等国外热带兰，石斛兰这种国产附生兰，都不属于国兰的范围。全世界兰科植物有两万余种，而国人称赏的兰，不过是几种地生兰和山兰。

这其中，又以春兰为首。春兰耐寒，花期一到三月。一株春兰，叶生不过九片，花葶只得一枝，开花只有一朵，颜色浅绿或洁白，真正孤标自傲、清雅绝俗。单花是兰的特征，一茎数花，就是蕙了。蕙一名九头兰，又名夏兰、夏蕙，一茎常发八九朵花，少则五朵，多者有十二三朵。“兰蕙”并称，其实不是一种：一葶一花为兰，一茎数花为蕙。

关于兰和蕙的区别，《红楼梦》有一段



兰竹

文徵明 明代

本幅画石上生幽兰一丛，以书法线条描绘兰叶，远笔流畅有力，交错却互不重叠。兰后添加竹簕几枝，构图密而不塞，虚实相生，笔墨或浓或淡，饶具变化。

讲得很清楚。众女儿大观园斗草，“豆官便说：‘我有姐妹花。’众人没了，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豆官说：‘从没听见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为兰，一箭数花为蕙。凡蕙有两枝，上下结花者为兄弟蕙，有并头结花者为夫妻蕙。’”香菱是有慧根的，作得了诗，咏得了月，辨得了兰与蕙。

春有春兰，夏有蕙，秋有建兰，冬有墨兰和寒兰，一年四季，有兰皆花。种兰不必用土，松萝水藻护其根部即可。世间种花，唯养兰独需兰盆，高而瘦，底孔大，有折沿，两侧竖排三眼，非如此不能养兰。非为娇弱，乃因气节。

《花月令》第一花为兰花，春兰独占，不作他花想。

瑞
香
烈

“瑞香乱翠红相倚”“瑞香烟露湿衣巾”，瑞香两字连用，惯见于诗词中，不过多是用来形容熏香的，“瑞脑销金兽”嘛。真正吟咏瑞香花的，有宋时的钱时：

想得瑞香花日多，水仙消息又如何。

篱边尚有余香下，兰茁新芽长进么。

——《寄家书有怀岁寒五友二首》

还有同朝的潘昉：

瑞香蓓蕾破寒晴，稚子呼为紫素馨。

万斛幽香量不尽，霜风吹送暮天青。

——《瑞香》

瑞香花如素馨，花开四瓣，微张而吐，香气浓郁。种之瓷盆，置之案头，绿叶碧青，花色紫红，素净可爱，雅致堪玩。种之庭园，高不过人，株形优美，经冬之后，花香尤烈。

瑞香一名蓬莱花，又名露甲、睡香、风流树。

露甲之名颇为奇怪，出自屈原《九章·涉江》：

鸛鸟凤凰，日以远兮。

燕雀乌鹊，巢堂坛兮。

露甲辛夷，死林薄兮。

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

阴阳易位，时不当兮。

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

屈子的诗大致都是这样的内容：君子在流浪，小人在庙堂。鸛凤在



瑞香，瑞香科瑞香属常绿直立灌木。原产中国长江流域以南，后传入日本。在中国和日本广为栽培，为传统名花，少有野生。

天边，燕雀在高堂。香花在草莽，臭草在明堂。我不得志啊，我要去远方。这首诗里的“露甲辛夷，死林薄兮”的意思是，瑞香花和辛夷花只能在深山老林里独自开谢，无人惊叹它们的美丽，赞美它们的芳香。

在遥远古老的楚国，这种紫色四瓣、香气袭人的花被叫作露甲。这个现在看来有点古怪的名字，后来被引用到药典里。《药学联韵》的“十四寒”韵里有“藿对芩，茝对莞，露甲对雷丸”之句，看得人云里雾里，不明所以。不查一下，根本不知道这六种植物究竟是什么。藿是不是蔷薇呢？莞是水草吗？要知道药名和植物名是有很不同的，按书上的解释，藿是水蓼，芩是地黄，茝是荔枝，莞是白芷，露甲是瑞香，雷丸是竹苓。

“露甲”的来源弄清楚了，那“睡香”呢？宋《清异录》中记载过